

## 第一卷

## 郭翰

太原郭翰，少簡貴，有清標，姿度美秀，善談論，工草隸。早孤，獨處。當盛暑，乘月臥庭中，時時有微風，稍聞香氣漸濃，翰甚怪之。仰視空中，見有人冉冉而下，直至翰前，乃一少女也。明豔絕代，光彩溢目。衣玄絹之衣，曳羅霜之帔，戴翠翹鳳凰之冠，躡瓊文九章之履。侍女二人，皆有殊色，感蕩心神。翰整衣巾，下牀拜謁，曰：「不意尊靈回降，願垂德音。」女微笑曰：「吾天上織女也。久無主對，而佳期阻曠，幽思盈懷，上帝賜命而遊人間。仰慕清風，願托神契。」翰曰：「非敢望也。」益深所感。女為敕侍婢，淨掃室中，張湘霧丹之帷，施水精玉華之簾。轉惠風之扇，宛若清秋。乃攜手升堂，解衣共寢。其襯體紅腦之衣，似小香囊，氣盈一室。有同心親腦之枕，覆一雙縷鴛文之衾。柔肌膩體，深情密態，妍豔無匹。欲曉辭去，面粉如故。試之，乃本質。翰送出戶，凌雲而去。自後，夜夜皆來，情好轉切。翰戲之曰：「牛郎何在，哪敢獨行？」對曰：「陰陽變化，關渠何事？且河漢隔絕，無可復知，總復知之，不足為慮。」因撫翰心前曰：「世人不明瞻矚耳！」翰又曰：「卿既寄靈辰象，辰象之間，可得聞乎？」對曰：「人間觀之，只見是星，其中自有宮室居處，諸仙皆游觀焉。萬物之精，各有象在天，在地成形，下人之變，必形於上也。吾今觀之，皆了了自識。」因為翰指列星分位，盡詳紀度。時人不悟者，翰遂洞曉之。後將至七夕，忽不復來。經數夜方至。翰問曰：「相見樂乎？」笑而對曰：「天上哪比人間，正以感運當爾，非有他故也。君無相忘。」問曰：「卿何來遲？」答曰：「人中五日，彼一夕也。」又為翰致天廚，悉非世物。徐視其衣，並無縫。翰問之。謂曰：「天衣本非針線為也。」每去，則以衣服自隨。

經一年，忽於一夜，顏色淒惻，涕淚交下，執翰手曰：「帝命有程，使當永訣。」遂嗚咽不自勝。翰驚惋曰：「尚餘幾日？」對曰：「只在今夕耳！」遂悲泣，徹曉不眠。及旦，撫抱分別。以七寶枕一枚留贈，約明年某日，當有書相問。翰答以玉環一雙，便履空而去。回顧招手，良久方滅。翰思之成疾，未嘗暫忘。明年至期，果使前日侍女將書函至。翰遂開緘，以青縑為紙，鉛丹為字，言詞清麗，情意重疊。末有詩二首，詩曰：

河漢雖雲闊，三秋尚有期。

情人終已矣，良會更何時。

又曰：

朱閣歸清漢，瓊宮御紫房。

佳期空在此，只是斷人腸。

翰以香箋答書，意情甚切，並有酬贈二詩曰：

人世將天上，由來不可期。

誰知一回顧，交作兩相思。

又曰：

贈枕猶香澤，啼衣尚淚痕。

玉顏霄漢裡，空有往來魂。

自此而絕。

是歲，太史奏：「織女星無光。」翰思不已，人間麗色不復措意。復以繼嗣大義須婚，強娶程氏女，殊不稱意。復以無嗣，遂成反目。翰官至侍御史而卒。

## 張遵言傳

南陽張遵言，求名下第，途次商山山館。中夜晦黑，因起廳堂，督芻秣，見東堂下一物，凝白曜人。使僕者視之，乃一白犬，大如貓，鬚睫爪牙皆如玉，毫彩清潤，瑩澤可愛。遵言憐愛之，目為捷飛。言駿奔之捷，甚于飛也。常與之俱。初，令僕人張志誠袖之，每飲飼，則未嘗不持目前。時或飲食不快，則必伺其嗜而之。苟或不足，寧自輟味，不令捷飛不足也。一年餘，志誠袖行意已解倦。由是，遵言每行自袖之，飲食轉加精愛。夜則同寢，晝則同處，首尾四年。

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。日將夕，天且陰，未至詣所而風雨驟來。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。於時昏晦，默亡所睹，忽失捷飛所在。遵言驚歎，命志誠等分頭搜討，未獲。次忽見一人，衣白衣，長八尺餘，形狀可愛。遵言豁然，如月中立，各得辨色。問白衣人：「何許來，何姓氏？」白衣人曰：「我姓蘇，第四。」謂遵言曰：「我已知子姓字矣。君知捷飛去處否？則我是也。今君災厄會死，我緣受君恩深，四年已來，能待我至於盡力輟味，曾無毫釐悔恨。我今誓脫子厄，然須損十餘人命耳。」言訖，乘遵言馬而行，遵言步以從之。方十里許，遙見一塚，上有三四人，衣白衣冠，人長丈餘，手持弓劍，形狀瑰偉。見蘇四郎，俯偻趨迎而拜。拜訖，莫敢仰視。四郎問：「何故相見？」白衣人曰：「奉大王帖，追張遵言秀才。」言訖，偷目盜視遵言。遵言恐欲踏地。四郎曰：「不得無禮！我與遵言往還，爾等須與我且去！」四人憂恚，啼泣而去。四郎謂遵言曰：「勿優懼，此輩亦不能戾君。」更行十里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，皆持兵器，銅頭鐵額，狀貌皆可憎惡，跳樑企躑，進退寧望。遙見四郎，戢毒栗立，惕伏戰竦而拜。四郎喝問曰：「作何來？」夜叉等霽瘳毒，為威施之顏，肘行而前曰：「奉大王帖，專取張遵言秀才。」偷目盜視之，狀如初。四郎曰：「遵言，我之故人，取固不可也。」夜叉等一時叩頭流血而言曰：「在前白衣者四人，為取遵言不到，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，死者活者未分。四郎今不與去，某等盡死。伏乞哀其性命，暫遣遵言往。」四郎大怒，叱夜叉。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，流血跳迸，涕淚又言。四郎曰：「小鬼等敢爾！不然且急死。」夜叉等啼泣咽鳴而去。四郎又謂遵言曰：「此數輩甚難與語。今既去，則奉為之事成矣。」行七八里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。形神則常人耳。又列拜於四郎前。四郎曰：「何故來？」對答如夜叉等。又言曰：「前者夜叉、牛叔良等七人，為追張遵言不到，盡已付法，某等惶懼，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？」四郎曰：「第隨我來，或奔冀耳。」凡五十人，言可者半。須臾，至大黑門。又行數里，見城堞甚嚴。有一人，具軍容，走馬而前，傳王言曰：「四郎送到，某為死，爾等皆生。」

拜於路，請且於南館少休，即當邀迂。」入館未安，信使相繼而召：「兼屈張秀才。」俄而從行，宮室欄署，皆真王者也。入門，見王披袞垂旒，迎四郎酬拜。四郎酬拜。起，甚輕易，言詞唯唯而已。大王盡禮，前揖四郎升階。四郎亦微揖而上。回顧遵言曰：「地主之分，不可不爾。」王曰：「前殿淺陋，不足四郎居處。」又揖四郎，凡過殿者三，每殿中皆有陳設，盤榻食具，供帳之備。至四重殿方坐。所食之物及器用，皆非人間所有。食訖，王揖四郎上夜明樓。樓上四角柱，盡飾明珠，其光如晝。命酒具樂，飲數巡，王謂四郎曰：「有侑酒者，欲命之。」四郎曰：「有何不可。」女樂七八人，飲酒者十餘人，皆神仙間容貌妝飾耳。王與四郎，各衣便服，談笑亦鄰於人間少年。有頃，四郎戲一美人。美人正色不接。四郎又戲之，美人怒曰：「我是劉根妻，為不奉上元夫人處分，以涉於此，君子何容易乎！中間許長史，於雲林王夫人會上，輕言某已贈語，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，猶不敢掉謔，君何容易耶！」四郎怒，以酒厄擊牙盤。一聲，其柱上明珠，載載而落，瞑然亡所睹。遵言良久惜而復醒，原在所隱樹下，與四郎及鞍馬同處。四郎曰：「君已過厄矣，與君便別。」遵言曰：「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，都不知四郎之由，以歸感戴之所。又某之一生，更有何所賴也？」四郎曰：「吾不能言。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矣。」言畢，騰空而去。

天已向曙，遵言遂整轡適商州。果於龍興寺見縫衲老僧，遂禮拜。初甚拒遵言。遵言求之不已。夜深乃曰：「君子苦求，焉得不應。蘇四郎者，太白星精也。大王者，仙府謫官也。今居於此。」遵言又以事問老僧，僧竟不對，曰：「君已離此厄矣。」勸遵言，令歸館穀。明辰尋之，已不知其處所矣。

## 汝陰人

汝陰男子姓許，少孤，為人白皙，有姿調，好鮮衣良馬，游騎無度。嘗牽黃犬逐獸荒澗中，倦息大樹下。樹高百餘尺，大數十圍，高柯旁挺，垂陰連數畝。仰視間，枝懸一五色彩囊。以為誤有遺者，巧取歸。而結不可解，甚愛異之，置巾箱中。向暮，化成一女子，手把名紙直前云：「王女郎令相聞。」致名訖，遂去。有頃，異香滿室，浙聞車馬之聲。許出戶，望見列燭成行。有一少年，乘公馬，從十餘騎在前，直來詣許。曰：「小妹粗惡，竊慕盛德，欲托良緣於君子。如何？」許以其神。不敢苦辭。少年即命左右，灑掃淨室。須臾，女車至，光香滿路。侍女乘馬，數十人，皆有美色，持步障，擁女郎下車，延入別室，幃帳茵席畢具。家人大驚，視之皆見。少年促許沐浴，進新衣。侍女扶入女室。女郎年十六七，豔麗無雙，著青。珠翠璀璨，下階答拜。共行禮訖，少年乃去房中。施雲母屏風、芙蓉翠帳，以鹿瑞錦幃映四壁。大設珍肴，多諸異果，甘美鮮香，非人間者食。器有七子螺、九枝盤、紅螺杯、葉碗，皆黃金隱起，錯以瑰玫。金貯車師菊酒，芬馨酷烈。座置連心蠟燭，悉以紫玉為盤，光明如晝。許素輕薄無檢，又為物色誇炫，意甚悅之，坐定問曰：「鄙夫固陋，蓬室湫隘，不意乃能見顧之深，歡懼交並，未知所措。」女答曰：「大人為中樂南部將軍，不以兒之幽賤，欲使托身君子，躬奉砥礪。幸遇良會。欣願誠深。」又問：「南部將軍今何也？」曰：「是蒿君別部所治，若古之四鎮將軍也。」酒酣歎曰：「今夕何夕，見此良人，詞韻清媚，非所見聞。」又援筆作飛鴻別鶴之曲，宛頸而歌，為許送酒，清聲哀暢，容態蕩越，殆不自持。許不勝其情，遽前擁之，仍徵聘而笑曰：「既為師人感悅之機，又玷上容柱纓之笑，如何？」因顧令撤筵，去燭就帳，恣其歡狎。豐肌弱骨，柔滑如飴。明日，遍召家人，大申婦禮，賜與甚厚。積三日，前少年又來，曰：「大人感愧良甚，願得相見，使某奉迎。」乃與俱去。至前獵處，無復大樹矣。但見朱門素壁，若今大官府中。左右列兵衛，皆迎拜。少年引入，見府君冠平天幘；絳紗衣，坐高殿上。庭中排戟設熏。許拜謁，府君為起，揖之，升階，勞慰曰：「少女幼失所恃，幸得把奉高明，感慶無量。然此亦冥期神契，非至情相感，何能及此。」許謝乃入內。門宇嚴邃，環廊曲閣，連豆相通。中堂高會，酣宴正歡。因命設樂，絲竹繁錯，曲度新奇。歌妓數十人，皆妍冶上色。既罷，乃以金帛厚遺之，並資僕馬，家遂贍給，仍為起宅於里中，皆極豐麗。女郎善玄素養生之計，許體力精爽，倍於常矣，以此知其審神人也。後時一歸，皆女郎相隨，府君輒饋送甚厚。數十年，有子五人，而姿色無損。後許卒，乃攜俱去，不知所在也。

## 沈警

沈警，字玄機，吳興武康人也。美風調，善吟詠，為梁東宮常侍，名著當時。每公卿宴集，必致驥邀之。語曰：「玄機在席，顛倒賓客。」其推重如此。後荊楚陷沒，入周為上柱國。奉使秦隴，途過張女郎廟。旅行多以酒肴祈禱，警獨酌水，具祝詞曰：「酌彼寒泉水。紅芳掇岩谷，雖致之非遠，而薦之略俗。丹誠在此，神其感錄。」既暮，宿傳舍。憑軒望月，作《風將雛·含嬌曲》，其詞曰：

命嘯無人嘯，含嬌何處嬌。

徘徊花上月，空度可憐宵。

又續為歌曰：

靡靡春風至，微微春露輕。

可惜關山月，還成無用明。

吟畢，聞簾外歎賞之聲。復云：「閒宵豈虛擲，朗月豈無明。」音旨清婉，頗異於常。忽見一女子，褰簾而入，再拜云：「張女郎仲妹，見使致意。」警異之，乃具衣冠。未離坐，而二女已入，謂警曰：「跋涉山川，固勞動止。」警曰：「行役在途，春宵多感，聊因吟詠，稍遣旅愁。豈意女郎狎降仙駕。願知伯仲。」二女郎相顧而笑之。大女郎謂警曰：「妾是女郎妹，適廬山夫人長男。」指小女郎云：「適衡山府君小子。並以生日，同覲大姊。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。山中幽寂，良夜多懷，輒欲奉屈，無憚勞也。」遂攜手出門，共登一輜輅車，駕六馬，馳空而行。俄至一處，朱樓飛閣，備極煥麗。令警止一水閣，香氣自外入內，簾幌多金縷翠羽，飾以珠譙，光照室內。須臾，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，揖警就坐，又具酒肴。於是大女郎彈箜篌，小女郎援琴，為數弄，皆非人世所聞。警嗟賞良久。願請琴寫之。小女郎笑之，謂警曰：「此是秦穆公、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，不願傳於人間。」警粗記數弄，不復敢訪。及酒酣，大女郎歌曰：

人神相合兮後會難，邂逅相遇兮暫為歡。

星漢移兮夜將闌，心未極兮且盤桓。

小女郎歌曰：

洞簫響兮風生流，清夜闌兮管弦道。

長相思兮衡山曲，心斷絕兮素隴頭。

又歌曰：

隴上雲車不復居，湘江斑竹淚沾餘，

誰念衡山煙霧裡，空著雁足不傳書。

警乃歌曰：

義起曾歷許多年，張碩凡得幾時憐，

何意今人不及昔，暫來相見更無緣。

二女郎相顧流涕，曾亦下淚。小女郎謂警曰：「蘭香姨、智瑛姊亦常懷此恨矣。」警見二女郎歌詠極歡，而未知密契所在。警顧小女郎曰：「潤玉，此人可念也。」良久，大女郎命履，與小女郎同出。及門，調小女郎曰：「潤玉，可便伴沈郎寢。」警欣感如不自得，遂攜手入門，已見小婢前施臥具。小女郎執警手曰：「昔從二妃游湘川，見君於舜帝廟，讀湘王碑。此時憶念頗切。不謂今宵得諧宿願。」警亦備記此事，執手款敘，不能已也。小婢麗質，前致詞曰：

「人神路隔，別後會賒。況桓娥妒人，不肯流照；

織女無賴，已復斜河。寸陰幾時，何勞煩瑣。」

遂掩戶就寢，備極歡昵。將曉，小女郎起謂警曰：「人神事殊，無宜於晝，大姊已在門首。」警於是抱持致於膝，共敘離別。須臾，大女郎即復至前。相對流涕，不能身已。復置酒，警歌曰：

時值行人心不平，那宜萬里阻關情。

只今隴上分流水，更泛從來哽咽聲。

警乃贈小女郎指環。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，歌曰：

心纏幾萬結，縷係幾千回。

結怨無窮極，結心終不開。

大女郎贈警瑤鏡子，歌曰：

憶昔窺瑤鏡，相看望明月。

彼此俱照人，莫令光影滅。

贈答頗多，不能備記，粗憶數首而已。遂相與出門，復駕輜軿車，送至下廟，乃執手嗚咽而別。及至館，懷中探得瑤鏡、金縷結。良久，乃言於主人。夜而失所在。時同旅咸怪警夜有異香。警後使回，至廟中，於神座後得一碧箋，乃是小女郎與警書，各敘離情。書末有篇云：「飛書報沈郎，尋已到衡陽。若存金石契，風月兩相望。」

從此遂絕矣。

### 劉子卿

宋劉子卿，徐州人也，居廬山虎溪。少好學，篤志忘倦，常慕幽閒，以為養性。恒愛花種樹。其江南花木，溪庭無不植者。文帝元嘉三年春，臨玩之際，忽見雙蝶，五彩分明，來玩花上，其大如燕。一日中，或三四往復。子卿亦訝其大繁。旬有三日，月朗風清。其歌吟之際，忽聞叩肩。有女子笑語之音。子卿異之。謂左右曰：「吾居此溪五歲，人向無能知，何有女子而詣我乎？此必有異。」乃出戶。見二女，各十六七，衣服霞煥，容止甚都。謂子卿曰：「君常怪花間之物。感君之愛，故來相詣，未度君子心若何？」子卿延之坐，謂二女曰：「居止僻陋，無酒敘情，有慚於此。」一女曰：「此來之意，豈求酒耶。況山月已斜，夜將垂曉，君子豈有意乎？」子卿曰：「鄙夫惟有茅齋，願申繾綣。」二女東向坐者，笑謂西坐者曰：「今宵讓姊，餘夜可知。」因起，送子卿之室。又謂子卿曰：「即閉戶雙棲，同衾並枕，來夜之歡，願同今夕。」乃去。及曉，女乃請去。子卿曰：「幸遂繾綣，復更來乎？一夕之歡，反生深恨。」女撫子卿背曰：「具小妹之期，後即次我。」請出戶。女曰：「心存意在，特望不渝。」出戶，不知蹤跡。

是夕，二女又至，宴好如前。姊謂妹曰：「我且去矣。昨夜之歡，今留與汝。汝勿貪多恨少，誤惑劉郎。」言訖，大笑，乘風而去。如是同寢。子卿問女曰：「我知卿二人，非人間之有，願知之。」女曰：「但得佳妻，何勞執問。」乃撫子卿曰：「郎但申情愛，莫問閒事。」臨曉將去，謂子卿曰：「我姊妹實非人間之人，亦非山精物魅。若說於郎，郎必異傳，故不欲笑於人世。今者與郎契合，亦是姻緣。慎跡藏心，勿使人曉。即姊妹每旬更至，以慰郎心。」乃去。常十日一至，如是者數年。後子卿遇亂還鄉，二女遂絕。廬山有康王廟，去所居二十里餘。子卿依稀有如前遇，疑此是之。

### 韋安道

京兆韋安道，起居舍人貞之子。舉進士，久不第。唐大足年中，於洛陽早出。至慈惠里西門，晨鼓初發，見中衢有兵仗，如帝者之衛，前有甲騎數十隊，次有宦者持大仗，衣畫褲於夾道。前趨亦數十輩。又見黃屋左纛，有月旗而無日旗。又有近侍才人、宮監之屬，亦數百人。中有飛傘，傘下見衣珠壁之服，乘大馬，如后妃之飾，美麗光豔，其容動人。又有後騎，皆婦人之官，持鉞負弓矢，乘馬從，亦千餘人。

時天后在洛，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。時天尚未明，問同行者，皆云不見。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為靜路。久之漸明，見有後騎一宮監，馳馬而至。安道因留問之：「前所過者，非人主乎？」宮監曰：「非也。」安道請問其事，宮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：「公但自此去，由里門循牆而南行百餘步，有朱扉西向者，叩之問其由，當自知矣。」安道如其言，叩扉久之，有朱衣宦出應門曰：「公非韋安道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宦者曰：「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。」遂延入。見一大門，如戟門者，宦者入通。頃之，又延人，有紫衣宮監與安道敘語於庭。延入一宮中，置湯沐。頃之，以大箱奉美服一襲，其間有青袍牙笏，青綬及靴畢備，命安道服之。官監曰：「可去矣。」遂乘安道以大馬，女騎導從者數人。官監與安道聯轡，出慈惠之西門，由正街西南，自通利街東行，出建春門，又東北行，約二十餘里，漸見夾道城，守者拜於馬前而去。凡數處，乃至一大城，甲士守衛甚嚴，如王者之城。幾經數重，遂見飛樓連閣，下有大門，如天子之居，而多宮監。安道乘馬，經翠樓朱殿而過。又十餘處，遂入一門內，行百步許，復有大殿。上陳廣筵罽樂，羅列樽俎。九奏萬舞，若鈞天之樂。美婦人數十，如妃主之狀，列於筵左右。前所與同行宮監，引安道自西階而上。頃之，見殿門宮監如寶

者，命安道殿間東向而立，頃之，自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立殿中，乃微聞環佩之聲，有美婦人備首飾衣，如謁廟之服，至殿間西向，與安道對立。乃是前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。宮監乃贊曰：「后土夫人，乃冥數合為匹偶。」命安道拜，夫人受之；夫人拜，安道受之，如人間賓主之禮。遂去禮服，與安道對坐於筵上。前所見十數美好人，亦列坐於左右。奏樂飲饌，及昏而罷。則以其夕偶之，尚處子也。

如此者蓋十餘日，其所服御飲饌，皆如帝王之家。夫人因謂安道曰：「某為子之妻，子有父母，不告而娶，不可謂禮，願從子而歸，廟見舅姑，得成夫之禮，幸也。」安道曰：「諾。」因下令，命車駕，即日告備。夫人乘黃犢之車，車有金壁寶玉之飾，蓋人間所謂庫車也。上有飛傘覆之，車徒賓從如慈惠西街所見。安道乘馬，從車而行。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，皆才官宦者之流。行十餘里，有朱幕供帳，女吏列於後，行宮供頓之所。夫人遂入供帳中，命安道與同處。所進飲膳華美。頃之，又下令，命去所從車騎，減去十七八。相次又行三數里，復下令去從者。及至建春門，左右才有二十騎人馬，如王者之游。既入洛陽，欲至其家，安道先入。家人怪其車服之異。安道遂見其父母。二親驚愕。久之，謂曰：「不見爾者蓋月餘矣，爾安適耶？」安道拜而對曰：「偶為一家迫以婚姻。」言「新婦即至，故先上告。」父母驚問來意，車騎已及門矣。遂有侍婢及闈奴數十輩，自外正門傳繡綺席，羅列於庭，及以翠屏畫帷，飾於堂門。左右施細繩牀二，請舅姑對坐。遂自門外，設二錦步障，夫人衣禮服，垂佩而入。修婦禮畢，奉翠玉、金寶、羅紈，蓋數十箱，為賀遺之禮，置於舅姑之前，及叔伯、諸姑家人，皆蒙其禮。因曰：「新婦請居東院。」遂又有侍婢闈奴，持房幃供帳之飾，置於東院，修飾甚周。遂居之。父母相與憂懼，莫知所來。

是時天后朝，法令嚴峻，懼禍及之，乃具以事上奏請罪。天后曰：「此必魅物也，卿不足憂。朕有善咒術者，釋門之師九思、懷素二僧，可為卿去此妖也。」因詔僧九思、懷素往。僧曰：「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，以術去之，易耳。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、置坐位，請期翌日而至。」貞歸，具以二僧之語命之。新婦承命，具饌設位，輒無所懼。明日二僧至，既畢飲，端坐，請與新婦相見，將施其術。新婦旋至，亦致禮於二僧，二僧忽若物擊之，俯伏稱罪，目毗鼻口流血。又具以事上聞。天后因命二僧，對曰：「某所咒者，不過妖魅鬼物，此不知其所從來，想不能制。」天后曰：「有正諫大夫明崇儼，以太乙術，制錄天地諸神，此必可使也。」遂召崇儼。崇儼謂貞曰：「君可以今夕於所居堂中，潔誠坐以候，新婦所居室上，見異物至，而觀其勝則已，或不勝，則當更以別法制之。」貞如其言。如甲夜，見有物如飛雲，赤光若驚電，目崇儼之居飛躍而至，及新婦屋上，忽若為物所撲滅者，因而不見。使人候新婦，乃平安如故。乙夜，又見物如赤龍之狀，拿攫噴毒，聲如群鼓，乘黑雲有光者，至新婦屋上。又若為物所撲，有咄然之聲而滅。使人候新婦，又如故。又至子夜，見有物朱髮鋸牙，盤鐵輪，乘飛雷輪錯角呼奔而至。既及其屋，又如為物所殺，稱罪而滅。既而又如故，貞怪懼，不知其所為計，又具以事告。崇儼曰：「前所為法，是太乙符法也，但可掃制狐魅耳。今既無效，請更索之。」因致壇醮之篆，使徹八極厚地，山川河瀆，丘墟水木，主職鬼魅之屬，其數無缺。崇儼異之。翌日，又徵人世上天累部八極之神，具數無缺。崇儼曰：「神祇所為魅者，則某能制之，若然，則不可得而知也。請試自見而索之。」因命於新婦院設饌，清崇儼。崇儼又忽若為物所擊，奄然斥倒，稱罪請命，目毗鼻口流血於地。貞又益懼，不知所為。其妻因謂貞曰：「此九思、懷素、明正諫所不能制也，為之奈何？聞安道初與偶之時，云是后土夫人。此，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。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，亦甚相得。試使安道致詞，請去之，或可也。」貞即命安道謝之曰：「某寒門，新婦靈貴之神，今幸與小子伉儷，不敢稱敵。又天后法嚴，懼由是禍及。幸新婦且歸，為舅姑之計。」語未終，新婦涕泣而言曰：「某幸得配偶君子，奉事舅姑，為夫婦之道，所宜奉舅姑之命。今舅姑既有命，敢不敬從。」因以即日命駕而去，遂具禮告辭於堂下，因請曰：「新婦，女子也，不敢獨歸，願得與韋郎同去。」貞悅而聽之，遂與安道俱行。至建春門外，其前時車徒悉至，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。至城之明日，夫人被法服，居大殿中，現天子朝見之像。遂見奇容異人來朝，或有長丈餘者，皆戴華冠長劍，被朱紫之服，云是四海之內岳瀆河海之神。次有數千百人，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。已而又報天下諸國之王悉至。時安道於夫人坐側置一小牀，令觀之。因最後通一人，云大羅天女。安道視之，天后也。夫人乃笑謂安道曰：「此是子之地主，少避之。」命安道人殿內小室中。既而天后拜於庭下，禮甚謹。夫人乃延上坐，天后數四辭，然後登大殿，再拜而坐。夫人謂天后曰：「某以有冥數，當與天后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為匹偶，今冥數已盡，自當離異。然不能與之無情。此人若無壽。某嘗在其家，本願與延壽三百歲，使官至三品。為其尊父母厭迫，不得久居人間，因不果與成其事。今天女幸至，為予之錢五百萬，予官至五品。無使過之，恐不勝之，安道命薄耳。」因而命安道出，使拜天后。夫人謂天后曰：「此天女之屬部人也，當受之拜。」天后進退，色若不足而受之，於是諾而去。夫人謂安道曰：「以郎嘗善丹青，為郎更益此藝，可成千世之名耳。」因居安道於一小殿，使垂簾設幕，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，令安道圖寫。凡經月餘，悉得其狀，集成二十卷。於是安道請辭去。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，設離帳祖席，與安道訣別。涕泣執手，情若不自勝。並遺以金玉珠瑤，盈載而去。

安道既至東都，入建春門，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，訪韋安道已將月餘。既至，謁，天后坐小殿見之，且述前夢，與安道所敘同。遂以安道為魏王府長史，賜錢五百萬。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，與秘府之舊者皆驗，至今行於世。天策中，安道竟卒於官。

## 周秦行記

予貞元中舉進士落第，歸宛葉，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，將宿大安民舍。會暮，失道不至。更十餘里，行一道甚易。夜月始出。忽聞有異氣，如香。因趨進，行不知厭，遠見火明，意莊家。更前驅，至一宅，門庭若富家。有黃衣闈人曰：「郎君何至？」予答曰：「僧孺姓牛，應進士落第。本往大安民舍，誤道來此，直乞宿無他。」中有小轡青衣出，責黃衣曰：「門外謂誰？」黃衣曰：「有客。」黃衣人告。少時，出曰：「請郎君入。」予問：「誰氏宅？」黃衣曰：「但進，無須問。」入十餘門，至大殿，蔽以珠簾。有朱衣、黃農闈人數百，立階左右，曰：「拜！」簾中語曰：「妾，漢文帝母薄太后。此是薄太后廟，郎君不審，何忽至此？」對曰：「臣家宛葉，將歸失道，敢托命。」太后遣西簾避席曰：「妾故漢室老母，君唐朝名士，不待君臣，幸希簡敬。便上殿來見。」

太后著練衣，貌狀玫瑰，不甚年高。勞予曰：「行役無苦乎？」召坐食。頃間，殿內有笑聲。太后曰：「今夜風月甚佳，偶有二女伴相尋，況又遇佳賓，不可不成一會。」呼左右：「屈二娘子出見秀才。」良久，有女子二人從中至，從者數百。前立者一人，狹腰、長面、多髮，下妝衣青衣，僅可二十餘。太后曰：「高祖戚夫人。」予下拜。夫人亦拜。更一人，柔肌穩身，貌舒態逸，光彩射遠近，多服花繡單衣。薄太后曰：「此元帝王嬙。」予拜如戚夫人。王嬙復拜。各就坐。坐定，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：「迎楊家、潘家來。」頃之，空中見五色雲下，聞笑語聲浸近。太后曰：「楊、潘至矣。」忽車騎馬跡相雜。羅綺耀燿，帝視不給。有二女從雲中下。予起立於側。見前一人，纖腰修眸，容貌甚麗，衣繡衣，冠玉冠，年三十餘。太后曰：「此是唐朝太真妃。」予即伏謝。如臣

禮。太真曰：「妾得罪先帝，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，設此禮豈不虛乎？不敢受。」卻答拜。更一人，厚肌敏視，小質，潔白，齒極卑，被寬博衣。太后曰：「齊潘淑妃。」予拜之如妃禮。既而，太后命進饌。少時，攬至。勞潔萬端，皆不得名字。但欲充腹，不能足食，已更具酒。其器用盡如王者。太后語太真曰：「何久不來相看？」太真謹容，對曰：「三郎（玄宗也）數幸華清宮，扈從不得至。」太后又謂潘妃曰：「子亦不來，何也？」潘妃匿笑不禁，不成對。太真視潘妃而對曰：「潘妃向玉奴（太真名）說，懊恨東昏候疏狂，終日出獵。故不得時謁耳。」太后問予：「今天子為誰？」予對曰：「令皇帝，先帝長子。」太真笑曰：「沈婆兒作天子也。太奇。」太后曰：「何如主？」予對曰：「小臣不足以知君德。」太后曰：「然無嫌，但言之。」予曰：「民間傳聖武。」太后首肯三四。太后曰：「進酒加樂。」樂妓皆少女子。酒環行數周，樂亦隨輟。太后請戚夫人鼓琴。夫人約指以玉環，光照於座。引琴而鼓，聲甚怨。太后曰：「牛秀才邂逅到此，諸娘子又調相訪，今無以盡平生之歡。牛秀才固才士，益各賦詩言志，不亦善乎。」遂各授與箋筆，逡巡詩成。薄后詩曰：

月輯范它得奉君，至今猶愧管夫人。

漢家舊是笙歌處，煙草幾經秋復春。

王嬙詩曰：

雪裡穹廬不見春，漢衣雖舊淚垂新。

如今最恨毛延壽，愛把丹青錯畫人。

戚夫人曰：

自別漢宮休楚舞，不能妝粉恨君王。

無金豈得迎商叟，呂氏何曾畏木強。

太真詩曰：

金釵墮地別君王。紅淚流珠滿御牀。

雲雨馬嵬分散後，驪宮不復舞霓裳。

潘妃詩曰：

秋月春風幾度歸，江山猶是舊宮非。

東昏舊作蓮花地，空想曾披金縷衣。

再三邀予作，予不得辭，遂應命作詩曰：

香風引到大羅天，月地雲階拜洞仙。

共道人間惆悵事，不知今夕是何年？

別有善笛女子，短髮麗衣，貌甚美而目多媚，與潘妃偕來。太后以接坐居之，時令吹笛，往往亦及酒。太后顧而問曰：「識此否？石家綠珠也。潘妃養作妹，故潘妃與俱來。」太后因曰：「綠珠豈能無詩乎？」綠珠乃謝而作詩曰：

此日人非昔日人，笛聲空怨趙王倫。

紅殘翠碎花樓下，金谷千年更不春。

詩畢，灑既至，太后笑曰：「牛秀才遠來，今夕誰人為伴？」戚夫人先起辭曰：「如意成長，固不可，且不宜如此。」潘妃辭曰：「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，玉兒不擬負他。」綠珠辭曰：「石衛尉性嚴急，今有死，不可及亂。」太后曰：「太真今朝先帝貴妃，不可言其他。」太后謂王嬙曰：「昭君始嫁呼韓單于，復為株索單于婦，固自困。且苦寒地，胡鬼能何為？昭君幸勿辭。」昭君不對，低眉羞眼。俄各歸休。予為左右送入昭君院。會將旦，侍人告起。昭君垂泣持別。忍聞外有太后命，予遂出見太后。太后曰：「此非郎君久留地，宜亟還。便別矣，幸無忘向來歡。」更索酒，酒再行。而戚夫人、潘妃、綠珠皆泣下。竟辭去。太后使朱衣送往太安。抵西道，旋失使人所在。時始明矣。予就大安里，問其里人。里人云：「此十餘里，有薄后廟。」予卻回望，廟荒毀不可入，非向者所見矣。予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，竟不知其何香。